

陈炜湛 著

汉字古今谈

语 文 出 版 社

HANZI GU-JIN TAN

汉字古今谈

陈炜湛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语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4\frac{1}{2}$ 印张 92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25元

ISBN 7-80006-172-8/H·48

序

《文字改革》（现改名为《语文建设》）杂志复刊后不久，编辑部想开辟一个专栏叫“汉字古今谈”。用意之一是讨论汉字改革，先要了解改革的对象；之二是给读者，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师一点具体的、感性的汉字知识；之三也想表明主张汉字改革的人并不是不要文化遗产。考究汉字形音义的文章散见于各种语文报刊，但东抄西摘、人云亦云的多，旁征博引、翔实可靠的少。编辑部决定要请一位研究古文字，但又不囿于成见的同志来担任这一专栏的特约撰稿人。我们想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炜湛同志。炜湛同志是容庚、商承祚两位前辈的高足，五六十年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受过语言文字的专业训练；他有较深的古文字学功底，对现行汉字的看法也较公允。于是，从1983年起，“汉字古今谈”专栏就开辟起来了。

文章连载以后，受到读者好评。作为杂志的一名编者，我是每篇都要拜读的，而且不止一遍。我认为，这组文章的主要特点至少有三：

一是翔实可信。解释一个汉字的来龙去脉，既详列典型的古文字材料，又博综典籍作为佐证。读这组文章没有“靠不住”的担心。

二是深入浅出。古文字方面的文章，一般读者望而却步。

作者的实践证明，这一类文章也是可以写得深入浅出的。在这方面作者付出了努力。比如许多引文，都不厌其烦地加了注音、释文，这些做法很值得提倡。

三是立论公允。社会上对简化汉字，特别是对拼音化的研究和试验存在不少误解。本书作者从古论今，对简化汉字和拼音化的试验提出了很多颇为公允的意见。由于这些意见不是牵强附会，而是从分析汉字发展的历程中得出来的，就有较强的说服力。作为一名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实在难能可贵。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行文中文言成分稍多了一些。作者虽经努力，但仍不理想。

1986年年初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明确宣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汉字仍是国家的法定文字，仍是人民进行书面交际的主要工具。研究汉字，规范汉字，成为今天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其中当然包括对汉字历史的研究，对汉字发展轨迹的描述，因为这是进一步认识汉字，更好地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必要条件。我很早就有这样的愿望，把现行常用汉字的来龙去脉，用可靠的材料、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给学习汉字的读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炜淇同志十分认真地做起来了，继1985年出版《古文字趣谈》后，又写成了这本《汉字古今谈》。我们期待着汉字学界的同志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都来做这项工作。这无论对汉字学（包括古文字学）的发展繁荣，还是对我国文化教育水准的提高，都是极为有益的。不知汉字学界的专家、学者们以为然否？

费 锦 昌

1986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费锦昌 (1)
可怕的“它”	(1)
不能吃的豆.....	(5)
“万(萬)”是蝎子的象形.....	(9)
从“运斤”说到“丘八”	(13)
不顺的由来——“笋”和逆.....	(19)
保——背孩子.....	(23)
五谷丰登——年.....	(26)
“止戈为武”说.....	(31)
想当“初”	(35)
公私分明.....	(39)
青竹奇功——册、典.....	(43)
“笔”谈.....	(46)
爨说.....	(50)
樽中酒不空——说福和富.....	(53)
漫说双轮“车(車)”	(58)
删削.....	(63)
前字的变迁.....	(67)
“我”算什么形象.....	(71)

圣（聖）字别议.....	（76）
睁眼看世界——说目及从目诸字.....	（80）
照容——监（監）、鉴（鑑）.....	（88）
且问“哭”“笑”为那般.....	（93）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行.....	（99）
逐鹿考源.....	（105）
禽兽小考.....	（110）
败北与南北.....	（116）
造字法例释.....	（120）
辨析文字与阅读古书.....	（127）
后记.....	（134）

可怕的“它”

“它”有什么可怕？现在的“它”不过是指称事物的一个代词，除人以外，凡是生物与非生物，都可用“它”来代替。人们日常写“它”，用“它”，叫“它”，几乎天天与“它”打交道，谁也不会想到“它”有什么可怕之处。所以有的读者不免诧异：这题目便不通。这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现代的“它”确实不可怕。但古代呢？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打开《说文》，小篆的“它”便露出本相，令人有些异样的感觉了（见图1）。



它分明是一条大头蛇的形象！上面的宀根本不是什么“宝盖头”，恰好就是蛇的头部，和家、室、富、宝等字中代表房屋的宀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普普通通的一弯钩原来是蛇身及尾部，难怪后世

图1 书法家习惯地称之为龙尾钩了。《说文》还告诉我们，它就是蛇的本字，从虫（huì读毁）的蛇，反倒

是后起的异体字（见图2）。
许慎说：“它或从虫。”段玉裁说：“它篆本以虫篆引长之而已，乃又加虫左旁，是俗字也。”



其实，蛇字的产生是由于“它”被借用为“其它（他）”字，虚化为代词，所以要在“它”的左侧再加个虫旁，指明这是真正的“它”！它在十三经里都以蛇的面目出

现,按理也说不得什么“俗”。

让我们再看看铸在古代青铜器上的各种姿态的“它”字:



图 3

和现实中那种大头、扁身、长尾的蛇联系起来一想,这些“它”不免有些可怕了。不过,比起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那些“它”来,可怖程度还小得多。甲骨文的“它”,光看外表,就够凶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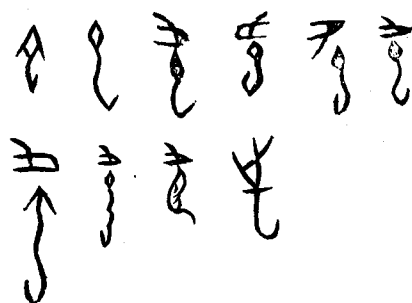


图 4

这些“它”是货真价实的毒蛇的形象!大多数“它”的上部,即“止”,代表人的脚。“它”究竟是什么毒蛇,现在已

经不能确知，从它的头部多呈三角形、细颈看，恐怕就是蝮蛇的象形了。蝮蛇又名草上飞、土公蛇，游行迅速，主动追人，谁被它追上咬着一口，就是大难临头，甚至有生命之忧。如果走路不小心，正好踩着它的三角头，更不得了，非挨它猛咬一口不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虽不免过于胆小，但“它”——毒蛇之可怕，却也于此可见。这就是为什么甲骨文的“它”多数从止的缘故。从止的“它”字说明了“它”与人的关系，像是在告诫人们：足下小心，千万别碰上“它”！

甲骨文的“它”字反映了太古时代的先民们与毒蛇猛兽作斗争的一个侧面。那时草深林密，蛇虫出没，给人们生命安全造成很大威胁。在那个时代，真不知有多少人丧命于“它”！所以“它”在当时是灾祸的象征之一。“无它”就上上大吉，“有它”则大倒其楣。《说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上古时代人们结草而居，害怕有蛇，所以互相问候：“没有蛇吗？”）这说法是较符合当时实际的。卜辞中就有许多有它、亡(无)它的占卜，专问殷王及大臣后妃的安危吉凶，也见于关于祭祀及年成的占卜。不过卜辞里的“它”已经由毒蛇之害引申扩大，泛指一切灾害不吉之事了。如有块龟甲是专门贞问殷王武丁的安危的：“甲寅卜，宾贞：王唯有它？六月。甲寅卜，宾贞：王无它？六月。”（《殷虚文字甲编》1654+2032片。卜辞大意：六月甲寅这天占卜，贞人宾问：王有灾难呢，还是没有灾难呢？）有次武丁的妻子生病，也专门贞问是否“有它”（《殷虚文字乙编》4098片）。这些材料说明，先民们对“它”是有切肤之痛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同祸、祟、灾等字一样，古代的“它”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毒蛇咬人叫“它”，给人伤害，使人倒楣遭殃也叫“它”。甲骨文的“它”作动词用的文例非常之多，在殷人看来，上帝及祖先既可保佑他们，也可伤害他们，而伤害，就叫“它”。如有条卜辞就说：“贞：祖辛它我？贞：祖辛不我它？”（《殷虚书契》1·11·5，大意：祖辛会不会伤害我呢？）

综上所述，一个“它”字，古今字形迥异，字义也有天渊之别。此外，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还告诉我们：在古代，“它”和“也”本是一个字。秦汉以后才误析为两个字，区别为两个音的。如金文许多“匱”（yí，一种象瓢一样的盛水浇手器）就都写作“它”，或者加上皿旁、金旁，表示质地，但绝不见有写作小篆“也”的形状的。典籍里的池字金文都写作沱，如适簋、静簋的“大沱”，禹邗王壶的“黄沱”，就是大池、黄池。此外，蛇与虵，陀与阨，佗与他，駝与駝，都是曾经通用的异体字，都是“它”“也”同字的证明。可见几千年来用途很广的“也”字是从“它”字分化出来的，追究来源，同样是可怕的毒蛇。

不能吃的豆

有些读者也许会纳闷：豆哪有不能吃的？大豆、蚕豆、刀豆、青豆、绿豆、豌豆，哪种豆不能吃呢？是的，这些豆都能吃。但“豆”字最初记录的东西却是不能吃的。略为翻翻古书，或到博物馆去看看，就可知道，豆原来是一种器物的名称，与作为时鲜蔬菜的各种豆风马牛不相及。

古代的豆是像高脚盘一样的器物，一般用来盛肉类的食物。有的有盖，有的无盖；有的有耳，有的无耳。因制作的材料不同，又有陶豆、竹豆、木豆、漆豆、铜豆的分别。传世铜豆中，有的高四五寸，有的高八九寸，有的还铸有精美的花纹、庄重的铭文。不论什么质地、什么形制的豆，都有像盘一样的“腹”，可供把持的“校”，作为底部的“镫”。从甲骨文以至小篆的豆字，一脉相承，几乎没有变化，是这类器物的象形或缩影。下面就是各种形体的豆字（见图5）：

甲骨文



金文



陶 文



《说文》古文



小 篆



图 5

甲骨文豆字较少见，从豆的字如登、豐、豐（丰）等则屡见，其中的“豆”也是有盖无盖并存，大同小异。金文也是这样。上引的这些“豆”，只有一个无盖，其余都是有盖的，最上端的一横就代表盖。由此可见，商周时代的豆大体上是有盖的。

口或囧代表盘形的豆腹，中间一小横表示食物盛在豆腹之内。

八或卩代表豆中央直的部分，即校，俗称柄，下面一横就是豆的底，即鐙，又称跗。陶文豆字与金文基本相同，只是无盖——顶部没有一横而已。由陶文可证，《说文》所载古文是有根据的，实际就是战国文字。豆或豆相连为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上面的一横与本体虽然不相接，但它是豆上的盖，而不是普普通通的“一”。

比起钟鼎敦簋等大器来，豆只能算小器，但很实用，不仅可供祭祀，还是日常饮食用的必需品。在古代，身分不同，占有或使用的豆的数量也大有差异。地位越高，拥有的豆就越多。甚至与年岁也有关，据《礼记·乡饮酒义》记载，古时乡间饮酒，年龄六十岁者三豆，七十岁者四豆，八十岁者五豆，九十岁者六豆，年事越高，享用的豆数越多。当然，

所谓若干豆实际指的是若干豆所盛的食物。

既然豆本是不能吃的器物，先秦古籍中的许多“豆”也就不难理解了。《礼记》所谓“觴酒豆肉”，就是指羽觴（即耳杯）里的酒和豆中的肉。《史记》《论语》所谓“俎豆之事”乃是指的关于俎（状如砧板）与豆这两种祭祀用的器具的事，引申为祭祀、崇奉的意思。《诗经》所谓“俎尔笱豆”“笱豆有践”，《考工记》所谓“食一豆肉，饮一豆酒”，凡此等等，豆本身同样都是不能吃的，能吃的只是豆里面的酒肉而已。

豆既然是盛食物的器具，就有一定的容积，所盛的东西也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古代的“豆”又是一种量器的名称。《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原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钟”，豆列首位，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近代出土的齐国陶文，屡见“王豆”“公豆”，说明这些豆是设在关、廩的标准量器，是公用的。又由此引申，豆还是计重量的单位，有的书上说“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可见是分量极轻的一个单位，但不常用。

了解豆的本义，对理解一些从豆的字也不无帮助。豆中放满了食品或祭祀用的玉器，就是豐（丰）字或豐（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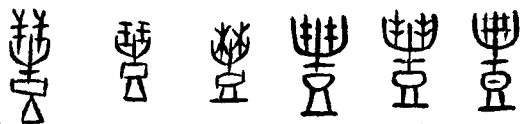


图 6

双手捧豆进献，就是登进的登字：



图 7

这个字有点像我们今天双手捧碗或捧杯敬献给贵客的样子。

豆之本不能吃，已如上述。地里生长起来的各种“豆”，原来不叫豆，而叫“𣎵”（shū），把𣎵捡起来，就是“叔”，加上个草字头，便是典籍里通用的“菽”。《诗·采菽》“采菽采菽”，《左传·成公十八年》“不能辨菽麦”，《淮南子·地形》“其地宜菽”，菽指的都是今天吃的豆。据清人钱大昕研究，古音舌头舌上不分，菽与豆的古音本相近，后来渐渐通用，大概到秦汉之际，就开始把菽称作豆了。如《汉书·杨恽传》说：“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所谓种一顷豆就是种一百亩豆类作物。同书《翟方进传》所载童谣“饭我豆食羹芋魁”（以豆为饭，以芋根为羹），“豆”就变得能吃了。

随着“豆”由不能吃的古器物一变而为人人都可吃的植物，豆字也由象形字变得不象什么形了。若非专门指出，上边的一横与中间的口似乎毫无关系；口下一点一撇及一横，谁也想不到竟是器物的柄和底部，和站立的立字相比，下半部分一模一样。如果说现在汉字还能“见形知义”，那碰到这个豆字就无法解释了。

“万（萬）”是蝎子的象形

几千年来，“万”始终是常用字。计算数目，几千几万，十万百万，不用说了；凡要形容数量之多，范围之大，程度之达于极点，总是离不开万，如万安、万全、万人、万户、万家、万国、万方、万卉、万金、万贯、万卷、万里、万水、万山、万仞、万丈、万古、万年、万岁、万寿、万劫、万死、万恶、万分、万般……可是人们万万想不到，这司空见惯、常挂嘴边的万字，它的本来面目却并不惹人喜爱，而是以毒著称的蝎子的象形！说起来似乎有点耸人听闻，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话，还得从最古老的甲骨文谈起，因为甲骨文的“万”字便是货真价实的蝎子形状，请看：



图 8

上列字形虽稍有差异，但巨首、修身、屈尾、触角前伸，蝎子的主要特征总是基本上具备的。蝎子又称钳蝎，尾刺内具毒腺，能向前弯曲，栖于干燥地带，昼伏夜出。中医用它的干燥虫体入药，可治惊风抽搐、头风疼痛与风湿等症。现今

河南等省还用人工饲养。在古代中原地区，这种小动物大概随处可见，成千上万地存在着的。说不定有些氏族（部落）还把它当作图腾来崇拜呢。卜辞里“万”字便常用作地名，有称“往万”的，有称“在万”的，还有占卜“万”是否“受年”（得到好年成）的。拿蝎子作为自己氏族（部落）名，亦即地名，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古人却是无所谓，正如他们用马、牛、羊、豕、犬……作为姓名一样平常。所以，数目字的“万”，可说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是从蝎子的象形字假借而来的。

卜辞有“一万”和“三万”，都是合文，

（见图9）。



图 9

自西周以至战国的青铜器，不论钟鼎盘盂，或簠簋尊卣，凡铭文稍长一点的，大多数要用一个万字。如“其万年永用”，“其万年宝用”，“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其万年无疆”，“万年无期”，“万年眉寿无疆”，等等，都是常见的套语，表示铸器者的一种愿望。此外，还有称“万亿年”“万人”“万岁”的，用例非常广泛。《金文编》（第三版）收录有代表性的各种形体的万字一百七十多个，其基本形体和甲骨文一脉相承，同样是蝎子的形状，如：



图 10

在尾部着一横画，最初大概是为了标明“一万”这一概念，后为求匀称美观，又在横画上增加一小笔，继而演变为一小

折，并将原来的一横延伸乃至微微下弯，于是又有



图 11

等形体。又有一些万字还加上彳或止或是是，成为后世用为迈开、迈步、年迈的迈（mài），但在金文里却是“万”的异体字。

金文在蝎子的尾部增加了些笔画，渐趋繁复，上举最后两文就与石鼓文篆字所从和小篆十分接近了（见图12）。

石鼓文的万字离蝎形已渐远，至小篆，蝎子的触角与头部若即若离，而其尾部演变成去，同禽、离、禹、禹等字的下半部分一样。字形既已大变，便难于“见形知



图 12

义”。汉朝人大概已不大明白“万”的本义，只是笼统地知道它是一种虫而已。隶变以后，字形更成了草字头中间一个田，下面有“内”的“萬”了。人们但知万年、万岁、千秋万代、万紫千红……再也不管它的来历。

忘了来历也好。“万”专用为代表“十千”的数目字，便在它下面再加一条虫，新造一个𪛗（蚤，chài）。另外，还造一个𪛘（𪛘），一半形，一半声，倒也好认好记。

但自甲骨文以至小篆、隶书，官方的“万”字万变不离其宗，实在繁难。书法家写起来固然得心应手，足以令人赏心悦目，但世间书法家毕竟是少数，而且书法家也未必都喜欢写这种繁难的“萬”字。现在广泛使用的简化字“万”，